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七十七 經部

毛詩集解卷十七　　宋　李樗黄櫄　撰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洌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蓋反我寤嘆念彼周京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洌彼下泉浸彼苞著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之

李曰晉文公時曹人疾曹公為暴虐之政剥民之肌膚刻人之骨髓而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古之盛時上有明王以行其仁政而下又有方伯輔佐其君以統理諸侯諸侯方且畏懼不暇其敢以暴虐之政而虐民哉洌彼下泉爾雅曰沃泉縣出下言下出也李廵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言下泉謂泉水下流也浸彼苞稂苞本也稂莠也甫田云不稂不莠陸氏草木疏曰禾莠秦為穗而不成則嶷然謂之童

粱令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鄭氏以稂字不從禾其字從凉風之凉鄭氏好改字以為凉蓋下文言蕭言蓍皆草木之屬遂以為非田中之草鄭氏於澤陂之詩有蒲與蕳亦改曰蓮蓋以上文言荷菡萏皆是蓮類故以蕳改為蓮鄭氏好改字多如此蕭爾雅曰蕭荻郭氏曰即蒿陸氏曰即白蒿葉白莖麤科生多者至數十莖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為香詩曰取蕭祭脂禮曰焫蕭求諸陽是也陸農師曰今俗謂

之牛尾莨著者著草也言稂蕭著爲下泉之所浸則稂蕭著皆病矣喻民爲共公所侵虐則民亦病矣惟其民爲上所病則愾然於寤寐之中覺而嘆息而念彼周京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師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公羊曰京師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大衆言之惟其共公以虐政殘民則民欲思京師以見古之明王也上三章言明王矣下一章言思賢伯也芃芃盛貌黍苗所以

得盛者以其得陰雨以膏澤之喻四國有從王之事所以得治者由有方伯以勞来之陰雨者謂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故謂之陰雨夫泉之與雨皆水也而稂蕭著為下泉之所浸則病黍苗得雨以潤之則芃芃而盛亦猶明王賢伯之政皆政事也而曹人為共公之所虐而民苦其虐而無所告訴若得明王賢伯則民被其澤如陰雨之膏黍苗此其所以異也郇侯爵也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郇伯者郇伯為方伯也郇

國令河中猗氏縣是也古者有東西二伯而每州有一伯公羊曰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周公既卒畢公代之是為天下二伯也王制謂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之中有九伯也毛氏以為二伯鄭氏以為州伯觀經言郇伯其為二伯不可知也其為州伯亦不可知也鄭氏以為文王之子蓋成王時東西二伯周公召公畢公主之周之郇伯不必以為文王之子安知非文王之子繼世而下

也其為文王之子不可知也繼世而下亦不可知也
論曰古者天子之於諸侯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
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
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天子之於諸侯如此惟恐其不
能徧察故分天下為二伯又每州而置一伯則雖諸
侯有侵虐之政其可得哉曹共公肆掊克而民不得
其所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故也惟其無明王賢伯
則諸侯侵虐放恣無所不為當時雖無明天子而晉

文公為方伯亦可謂賢矣左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圍曹亦可謂能正共公之罪矣又何必思賢伯哉葢湯之征葛也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征自葛始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使晉文公以共公之侵虐下民遂以伯主之威而合諸侯之師以正其罪則

曹人之望也豈不如黍苗之得陰雨乎令晋文公之伐曹但以其私憾而伐之其意只報其私憾而無意於救民雖曰賢方伯與無方伯何以異此所以思之也

黄曰古之盛時上有明王以行其仁政下有方伯以輔其君而推其愛民之意故諸侯不敢虐用其民而民無不得其所令周道既衰王不王矣而齊晋之伯意在於富强其國而不在於為民故國人苦曹共公

之侵刻而無所告訴安得不思古之明王賢伯乎念彼周京以見其思西周之盛時也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謂天下惟無王故至此茍四國有王而賢伯述職則諸侯其敢有暴虐者哉按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圍曹亦可謂能正共公之罪而猶思古之賢伯者蓋以晋之圍曹特以報怨而示威於曹爾非所以為民也嗚呼後世遐方遠地守令恣為侵刻朝廷不知監司不問民之欲訴其寃者如訴之於天不得已

而謁其所欲者如謁之於鬼神可不為之深嘆哉

豳七月詁訓傳第十五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音必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音俊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

采蘩祁祁巨之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戶官反葦韋鬼反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覔反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葽於遥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隕蘀音託一之日于貉戶各反取彼狐狸力之反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獻豣古先反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起弓反

窒珍悉反熏吁云反鼠塞向墐音覲户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叔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反采荼音徒薪樗勑書反食音似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音六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冲冲直弓反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反陰四之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九月肅霜十

月滌徒歷反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

號彭反萬壽無疆

李曰鄭氏謂今屬右扶風栒邑也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九域志云邠州新平縣有豳有都邑公劉后稷之曾孫也此所謂先公公劉也后稷封于邰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弃稷弗務故其子孫用失其官自竄於戎狄之間至于公劉自邰居豳修其稼穡之事勤於民業周之王業自此以興則其積累艱難皆

公劉后稷之所致也風俗之所由來者蓋公劉敦稼穡之事以化其民敦本去末以從其上之風化此之謂風俗之所由也漢地理志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此所謂風化所由豳地公劉所居也此詩言風化所由而乃復言后稷者蓋以后稷自唐虞之時為稷官公劉能脩后稷之業以教化故推本而言之爾惟后稷公劉艱難積累非一日而成為後人者豈可不念之哉武王之得天下集大統未幾而沒成

王以幼沖之年承前人之基緒周公當國以先王所
以致王業者自任是以當國而不辭也比遭二叔流
言之變以陳其志孔氏謂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
風化之所由緣此致王業艱難之事先公遭難乃能
勤行風化及今遭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陳此先公
之事將以比序已之志緣此亦足以見周公之志此
豳詩雖是言公劉之事其實周公之詩自七月以下
皆周公之事而乃列於豳者孔氏曰此乃遠論豳公

為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比序己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豳公故為豳之變風蘇氏則以謂是詩則言豳公而已不及於周公故謂之豳而以周公之詩附之夫豳公之詩一國之風也周公之詩一人之事也以為皆非天子之政是故得為風而不得為雅也龜山曰豳風周公之詩也周公居攝政由己出謂

之雅則人臣之事而已謂之風則周公非有國也而七月之序陳先公風化之所由故併繫之豳風凡此諸説皆以七月以下之詩不謂之變雅又不謂之周南故為此説七月之詩所言公劉之事故繫之豳風篤公劉之詩亦是言公劉之事説者必謂周公當國召康公所作非出於周公故列之雅歐陽以謂七月本義幸在者吾既得之矣其事有難知者闕之可也又曰經有其文猶有不可知者經無其事吾其可逆

意而謂然乎所以治經蓋能如此則不至於穿鑿破碎大義矣必欲為之說則楊龜山為勝七月流火大火房星也左傳云火星中而寒暑退見昭公三年服虔云火大火心星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則大寒退季夏六月黄昏火心中大暑退蓋大寒極於季冬大暑極於季夏過此則寒暑退矣哀公十二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謂火下為流故曰流六月時火星中大暑退至七月乃

流火而下惟火星流而下大暑退故九月授衣九月降霜之候荀子曰霜降而婦功成於是授衣其所以授衣則一之日風寒而觱發二之日栗烈其寒如此故九月授衣所以為冬寒之備也一之日令之十一月也建子之月一陽生故謂之一之日二之日令之十二月二陽生故謂之二之日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者毛布賤者之服也三之日令之正月建寅之月也于耜始往脩其耒耜也四之日令之二月建

卯之月也舉趾民無不舉足而耕也饁饋也說文曰餉田也田畯毛氏以為田大夫爾雅以為農夫孫炎以為農夫田官郭璞謂令之嗇夫令正月之時始脩其耒耜將以為耕及四之日則舉趾而耕壯者則在田婦子幼弱者餉于南畝之中田畯既至於勸農則莫不喜樂而農事益勤矣蓋農勤於稼穡安得而不喜惟田畯既至則莫不欣然而有喜也而益勤於農事而鄭氏乃以喜讀為饎饎酒食然亦不必如此說

自古丁壯者以耕餉于田者惟婦子而已左氏傳曰郤缺耕於野其妻饁之兹是妻餉其夫也孟子云有童子以黍肉餉是子餉其父也惟九月既授衣則蠶月條桑八月載績所以為授衣之具也惟四月之日既舉趾則十月納禾稼所以為田事之成也蘇黄門以為此章陳衣食之始餘章則終之此説是也春日載陽載者則也倉庚即葛覃之詩黄鳥于飛是也陸氏疏曰黄鳥鸝留也或謂之黄栗留幽州人謂之黄

鶊一名倉庚一名黄鸎爾雅謂黄鳥一名商庚一名黄栗留一名黄鸝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當椹熟時来在桑間方言曰自關而東謂之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黄鸎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故陸農師引韓子曰以鳥鳴春以蟲鳴秋以鳥鳴春若倉庚之類其美鳴春也陰陽推移時至氣動不得不然爾故先王以是候節之至倉庚鳴之時女乃執懿筐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蠶始食之時宜以穉桑養之此蓋言

七月之中大火西流暑退而寒不可以無禦寒之具故當以九月授衣蓋衣服至此而卒備也故以陽盛之月倉庚之鳴桑茂而可養蠶則女子執深筐遵循小徑而行以采穉桑既得穉桑以養蠶故九月而後可以授衣也遲遲者日舒遲而暄暖也蘩爾雅曰皤蒿也孫炎曰白蒿也毛氏謂曰蒿所以生蠶孔氏曰今人猶用之陸氏曰農功有早晚蠶食有先後故言求柔桑於前以養蠶之早者采蘩葉於後以養蠶之

晚者今洗蠶種尚用蒿則蘩者亦可以養蠶也祁祁
毛氏曰衆多也程氏引詩祁祁如雲為衆多之貌女
心傷悲毛鄭皆以為春女感陽氣悲傷而思男為有
欲嫁之意至於悲傷豈是美事程氏曰女勤蠶事勞
且悲也毛鄭亦有此意然女子之於蠶事勞力安得
有傷悲乎惟王氏謂女子傷悲則以將嫁思離親也
此說為合於人情殆及公子同歸毛氏謂豳公子躬
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其意以謂豳公之子躬率其

民共適田野令則女子與豳公子同時來歸於家毛氏既以女心傷悲爲女子有欲嫁之志然下文又曰與子同歸則其文不相接且民之耕於野也謂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可也至於采桑之女而謂女之同時出同時歸可乎鄭氏謂女子者公之女也與公子同時而嫁故孔氏舉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說侯之女稱公子也以公子爲公女此說爲當程氏皆同此說但不當以

悲傷為欲嫁也蘇氏曰古者昬禮於歲之交故女子之處者怨慕悲傷以是時思歸于公子然此詩泛言國人之女安得謂歸於公子乎盖言方春舒長女子采桑以養蠶者衆多之時則女子以是時與公子同歸而嫁故曰傷悲婦人謂嫁曰歸此章則言春日載陽又言春日遲遲者盖將言其出嫁之時又言春日也萑葦即蒹葭也初生曰蒹既成曰萑初生曰葭既成曰葦萑葦可以為曲薄也月令季春言養蠶之事

云具曲植筥筐注云曲薄也即此詩所謂萑葦也筐即詩所謂懿筐也條桑落其枝而采其葉曰條桑斧斨者隋銎曰斧方銎曰斨斨即斧也惟銎孔不同爾遠者枝遠也謂其長枝去人遠也揚條揚也謂其長條揚遠也女桑爾雅曰荑桑郭璞曰今俗呼小而長條者謂之女桑遠揚非可以手而取也故可以伐而落之猗毛氏曰角而束之曰猗蘇氏曰取葉存條曰猗則猗束而采也女桑則無條不枝落也但束而采

之也鵙者伯勞也左傳郯子曰昔少皥以鳥名命官伯趙氏司空伯趙鵙也伯勞也杜氏注云伯趙伯勞也以冬至去以夏至來則是伯勞之鳴自夏至冬也績說文曰緝也東門之楊曰不績其麻則績者是績麻也八月絲事畢而麻事起故始績也載玄載黄我朱孔陽載玄載黄者玄者玄黒而有赤在緇緅之間考工記鍾氏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凡染絳者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䞓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也陽

者明也言其朱色鮮明也此章言七月流火將寒之候九月授衣而藏之則今歲之禦寒者既備于此則必思來歲之備也既預思來歲之備故當以陽氣之盛月桑無所不取釆其枝之遠揚者則以斧斨而伐之其女桑則不可以斧斨而伐之但猗之而已則斧斨亦可以預備也伐遠揚猗女桑既備之矣故至於蠶月其用皆足蠶事可以畢爾故於七月鳴鵙之時而緝麻焉既緝其麻而又以所治之絲而染繒或爲

之或爲黄以朱色之盛而爲公子之裳也言裳而不及衣但便其韻爾程氏曰爲公子裳獻豣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蓋先王之時風俗粹美教化脩明忠厚之風化及於下民故民無不知義雖勤勞於稼穡之事而不自厚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雖勞民于蠶織之事而不自有則曰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取彼狐狸爲公子裘雖閑於馳逐之事而不自得則曰言私其豵獻豣于公其民之愛君可

謂至矣彼先王何俯而得此於民哉豈非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乎四月秀葽毛氏曰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鄭氏曰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鄭氏之意則以王爲大然以爲未必然故曰其是乎秀葽也陳翥則以爲幽秀鄭氏之説爲誤許慎曰劉向説似味苦者葽也蜩爾雅曰蜩蜋蜩螗蜩舍人云皆蟬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

名爾陸農師曰按詩言如蜩如螗則是蜩與螗又非一物也八月其穫穫者禾可穫也嘉穀曰禾說文曰二月始生八月而熟故曰禾隕墜也蘀落也說文曰草木凡皮葉落地為蘀因舉此詩也貉爾雅曰字林貉似貍其子名貆貉之皮可以為裘也秀葽也鳴蜩也其穫也隕蘀也此四者皆是物成則將寒之候雖將寒矣而蠶事麻事無所不備恐其不足以為禦寒之具故於十一月往捕其貉而取皮以為裘又取其

狐貍之皮以為公子裘也貉則庶民自以為裘也狐貍則為公子裘也孔氏曰貉是民自用為裘也禮無貉裘之文明貉裘賤故也于貉猶所謂于耜也毛氏曰于貉謂取狐貍皮也據詩但言于貉而毛氏以為取狐貍皮其說不甚明白孔氏曰于貉言往不言取狐貍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此言蓋所以順經文而為毛氏訓釋其義也陸農師以謂祭表貉若以農師之說解毛氏則毛氏所謂取狐貍之

言方為明白周官言祭表貉乃音禡釋者謂禡師祭

也非取貉也則知所謂于貉往取貉而為裘也取狐

狸者特取其狐狸之皮以為裘也王氏則以謂秀萋

鳴蜩為穫候以隕擇于貉為取狐狸之候此説亦非

蓋上章既言蠶事又言麻事故此又言一之日于貉

取彼狐狸為公子裘皆是所以禦寒之具也不應於

其中而間以于貉為取狐狸之候也自秀萋以至於

隕擇則物漸成十一月鳥獸氄毛故其皮可取以為

裘則無事矣十二月之間君與民於是俱出田獵不忘武事以纘武功也然其田也則獵取其獸以充賔客籩豆國君之庖得獸之小者則私而有之得獸之大者則獻於公說文曰豕生三歲曰豜又曰豝一歲曰豵爾雅曰絕有力者曰䝙則豜大而豵小貉則賤者之服則自以為裘狐狸之皮則取以為公子裘小獸則私有之大獸則獻于公以見民愛其上也五月斯螽動股斯螽即螽斯也或曰斯螽或曰螽斯孔氏

曰文雖顛倒其實斯螽也爾雅曰蚣蝑也陸璣曰幽州謂之蟒蝑即蟒蛨蝗類也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以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動股者謂至五月股成而奮迅之以股鳴也莎雞爾雅曰螒天雞樊光曰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陸璣曰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色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馬氏曰一名促織紡緯陳

翁曰即令紡緯也其鳴聲切切類紡緯也促織青而
長鬚脚其鳴如機急織之聲令紡緯亦青如促織而
小則與陸氏之説不同崔豹古今注亦曰莎雞一名
紡緯謂其聲如紡緯也促織一名促機謂其鳴如急
機也振羽者謂至五月羽成奮迅之以羽鳴也爾雅
曰螽醜奮郭氏謂奮迅作聲斯螽莎雞皆蝗之類也
故於五月而斯螽動股六月則莎雞振羽股羽始成
而奮迅作聲也考工記云有以股鳴者有以翼鳴者

謂之小蟲之屬以股鳴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蟋蟀即所謂促織也爾雅曰蟋蟀蛬陸氏曰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促織語曰促織鳴懶婦驚陳蓊說促織則與陸氏不同宇者屋四陲也韓詩則曰宇屋霤也說文曰屋邊也戶說文曰半門也蓋此言蟋蟀七月則在野八月則在宇屋之下九月則在室戶之內十月則入我牀下然此先言在野而後言蟋蟀則以在宇在戶皆繼

於莎雞之下似與上章之文其文勢為不順故程氏謂莎雞斯螽蟋蟀說者雖為三物然攷詩意恐是一物隨時異名則程氏之意則以為一物五月則為斯螽六月則為莎雞十月則為蟋蟀此說固為明白然此三蟲皆螽之類自昔說者皆以為三物未敢以為必然也夫日往月來寒往暑來相推而迭運則其來有漸故建巳之月陽氣始盛而一陰生一陰生則積而為大冬建子之月陰氣始盛而一陽生一陽生則

積而為大夏無非其來有漸也謂此三物自五月至於十月以言陰之寖長言其有漸非卒然而至也彼其寒暑卒然而來俄然而去則民之疾苦者多矣蟋蟀始而在野既而在宇又既而在户皆是自外而之内自遠而之近既入于牀下則近於人而寒至矣惟其有漸故此三蟲亦随時而變也穹窮也窒塞也窮塞其室而熏鼠令出也向者牖也毛氏以為北向牖庶人蓽户盖以荆竹為之也墐者塗也言至於十月

蟋蟀入我牀下則大寒矣穹室熏鼠塞其𡎺向之牖墐塗其户使寒氣不得以襲人於是嗟嘆而告其婦子曰我所以為此為將改歲之故當入此室而處也穹室熏鼠皆十月之事也而曰改歲者陽以十月始生故以十月為始歲也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閉塞而成冬則以十月為塞向墐户之候也鬱毛氏曰棣屬也孔氏曰是棠棣之類薁蘡薁也晉宮閣名曰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

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薁也草木疏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陸氏曰棠棣薁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其花或赤或白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㕘爾雅曰蒸葵蘩露注曰承露也大莖小葉花紫黄色可茹公儀為楚相所拔者即此是也剥者擊也棗須就樹擊之稻說文曰稌也穫之以釀酒也春酒毛氏曰凍醪也眉壽豪眉也人年老必有豪眉秀出者故謂

之眉壽六月則采鬱及薁而食七月則亨葵及菽八月則剝棗十月則穫稻所以釀酒以介其眉壽也鄭氏謂以助其養老之具此特言可以助養也非助老之具也王氏謂養氣體焉助之也此說是也壺瓠也古今注曰壺蘆瓠之無柄也陸農師曰似瓠而貟曰壺蘆壺性蔓生蔓斬之故曰斷壺苴記注曰麻之有實者也叔苴謂拾此麻實以供食也荼苦菜也陸氏曰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則甜而美樗者不材之

木可以為薪言此自七月食瓜以下非所以助養但可以食農夫七月食瓜以下食其農夫六月食鬱及薁以下助其眉壽鄭氏但以十月為養老此非也九月築場圃春夏則為圃秋冬則為場周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注云圃樹果蓏之屬方未為場之時則樹果蓏季秋則為場也其所以為場者謂十月納禾稼入於倉也說文曰禾之秀實者為稼莖節為禾一曰在野曰稼黍禾屬而黏者也稷粢也百穀之長郭

氏曰今江東呼粟曰粢今之所謂粟米是也後熟曰重先熟曰穋麻說文曰麻即萌之總名菽荳也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者上言場事既畢粟既納於倉於是嗟我農夫言稼穡既積聚矣田中無事可以上宮而治其事也毛氏謂入為上出為下盖言由野入都邑故謂之上入執宮功者執宮中之事也爾雅曰堂謂之宮宮謂之室則知作宮室之事而已于者往取也如所謂于貉是也晝則取茅夜則為綯

絞索之類李廵曰綯繩之絞也孔氏謂待明年蠶用
非也此蓋言索綯以亟其乘屋而已鄭氏以謂為急
當治野廬之屋按前漢書云在野曰廬在里曰宇既
是入都邑之宅上入執宮功則是野中無事遂入都
邑既入都矣則不在野廬之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亟其乘屋所謂執宮功也其所以執宮功之意則以
非久播百穀矣始播百穀不得緩於執宮功故當時
不可不勤也鄭氏以為祈來年百穀於公社也此所

以謂播百穀但是播百穀非祈百穀也王氏為築場圃者以無曠土故築場於圃地此之謂地無遺利方其為圃則種果蓏之屬及其納禾稼然後為場焉豈非地無遺利乎又謂冬可以休矣而乘屋其乘屋也又亟此之謂人無遺力稼穡既同則上入執宮功之事而又晝則于茅夜則索綯以亟其乘屋非人無遺力乎前漢志曰冬事既入婦人紡績女子所得日四十五夫所謂得日四十五者蓋一月有三十日民皆

夜半勤於績紡則一月之中又添得十五日故曰所得日四十五惟其男子宵則索綯女子夜則紡績豈非人無遺力乎上章既言采桑采蘩萑葦斧斨又染玄黄之色以為公子裳取狐狸之皮以為裘其所以禦寒者備矣至此又言所以禦寒之備也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則納冰于凌室之中四之日則蚤用以開冰獻羔而祭韭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禮記曰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

而藏之左傳昭公四年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取之在北陸之中也北陸虛也北方之七宿虛星之中日在北陸則知是在虛室之中也季冬之月日在虛之時而鑿冰沖沖所以宣達陽氣也王氏謂和之至陽氣達也此說是也季冬陰盛之時陽氣不得發泄故於深山窮谷之中而鑿其冰則陽氣得以發泄而不為害也沖沖冰之至和也其蚤孔氏以為早朝不

如王程之說程氏以為早用之于獻羔祭韭時夏頒氷是其後用之也王氏則以為羔也韭也必以蚤者謹時也二說皆通杜元凱注所謂獻羔祭韭始開冰室亦可以為早朝也左傳曰獻羔而啓之也禮曰春薦羔登韭乃春所薦之物惟其開冰故用之以祭於寢廟也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然左氏所謂西陸朝覿而出之西陸昴星也日在昴乃孟夏之月方始出冰仲春之月開氷者蓋左

氏言西陸朝覿而出之乃周禮夏頒氷也仲春之月其冰釋是以開之以達陽正陽用事故也季夏則頒之陽氣畢出故也四之日開冰以祭寢廟則始用於公矣及孟夏則凡大夫賔客祭祀於是乎兼用之既藏冰以納於凌室又開冰以祭於寢廟此陰陽所以協和而疫癘所以不作也故申豐以謂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若夫春秋書無氷者三則當時陰陽不協和可知也九月肅霜此章所言則知歲事將畢而



以宴樂也肅霜者收縮萬物也月令季秋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緫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霜降者歲晚之候滌者蕩也九月築場圃將以納禾稼既而納之囷窖則蕩滌其場惟歲事既畢則朋酒斯饗毛氏以朋酒為兩樽曰朋然與衆而聚樂飲之則豈止兩樽乎不如徐氏以為衆酒也公堂者學校也會集之所故謂之公堂兕觥罰爵也九月既肅霜十月又滌場則歲事畢皆無事矣於是合衆酒

而命享遂殺羔羊以爲殽羞升於公堂之上而舉此罰爵以率衆使之無犯非禮至於燕飲之中又祝邀公以萬壽無疆則民之愛君可見矣毛氏乃謂行鄉飲酒鄭氏乃以爲享羣臣上文皆言農桑之事既畢而民無事閑暇然後燕飲之則安得爲享羣臣若是果行鄉飲則亦無用羔羊乃知此不過合衆人而燕飲也孟子嘗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觀此七月之詩言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事皆本於農桑蓋王道之始端在於此觀此詩采桑采蘩則其勤於蠶事可謂至矣蠶事既畢又於鳴鵙之候麻事興焉而又至於染玄黃之色以為公子裳取狐狸之皮以為公子裘凡所以助蠶者無不致力也

若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則其勤於田事可謂至矣田事既勤至於八月其穫十月納禾稼禾稼納則其田事畢矣至於食鬱及薁亨葵及菽凡所以事田者無不致力也農桑之務其勤如此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則歲事畢而民間暇矣而又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二之日鑿氷沖沖田獵而纘武功則終歲勤勤如此曷嘗有休息之期邪惟其無休息之期宜其民皆愁怨而無所不至今乃不以為怨方其勞也未始

不愛其上載玄載黄爲公子裳取彼狐狸爲公子裘而又曰獻豜于公飲酒升堂則祝其君以萬壽無疆其愛君如此果何脩而得此哉盖上之人所以使民者得其道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盖豳公所以使之者本於佚道故也惟其上以佚道使民則民亦盡力於農桑而無有或怨耳之所聞目之所視無非生養之事雖有非僻之心何自而入之哉故其愛君之誠所以如此其篤也雖然天下之人所以趨

事赴功無有或怠者亦由上之人授民時為急也使天下之人趨事赴功非上之人以授民時為急則無由至此觀七月之詩以倉庚為采桑之候以鳴鵙為麻事之候斯螽動股莎雞振羽蟋蟀之鳴以為禦寒之候四月秀葽十月隕蘀為取皮之候上之朝夕思念無非以授民時為急上之人既勤授民時如此下之人又勤本業如此此其所以治也

黄曰七月以下之詩皆周公之詩也前不得為周南

之正風後不得為成王之正雅而獨繫之豳先儒之說紛紛不一或曰七月詩雖周公所作而所言者豳之風俗故繫之豳而并以周公之詩附之也然則周公作七月召公作公劉皆告成王之詩也皆言豳俗之事也七月繫之豳而公劉繫之雅先儒之說至此而又窮歐陽公謂文有難知者闕之可也李适仲亦以為然予輙欲妄意以為之說非敢求為異說也蓋考之於詩詳之於序求之於周禮而參之於召康公

作公劉之意似有可信者試妄論之夫公劉之詩召康公所作也若七月之詩則豳國本有是歌而周公特陳之非周公所作也公劉特言召康公戒成王言公劉之厚於民而亦言篤公劉者六則其為康公所作也明矣七月詩特言豳國之風俗如此當耕而耕當蠶而蠶當作而作當息而息初不言后稷先公如之何而率民也其序亦直言陳王業也直言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初不為周公作是詩

也亦不為美后稷先公而戒成王也則是豳國本有是歌而周公特陳之而已如箕子之陳洪範九疇天之所以錫禹者也而箕子陳之七月之詩豳俗之所歌者也而周公陳之故周禮春官籥章氏迎寒暑而吹豳風則七月之為豳歌亦明矣且周公者周之大臣也而七月九月者夏之正也周公以周之臣而言夏之正則於理不順於辭不安予以為后稷居邰至公劉而居豳正夏之時也當夏之時而言夏之正其

說益明矣先儒以一之日為用周正因謂周公以月記夏以日記周不知夫所謂日者特以一陽之復故以日言之豈謂周正乎如易之臨八月有凶復則言七日來復初豈有異義者哉此予之臆說不敢以為得詩人之意姑存之以俟深於詩者共評焉又曰周自后稷教民稼穡殖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后稷於是而始封於邰至其曾孫公劉遷邑於豳篤前烈而厚民事徹田為糧豳居允荒而豳之風俗成矣至

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歴十五世而文始基之十六世而武始定之其積累非一日也成王以幼沖之資當盈成之時知今日享之之易而不知前人致之之難流言一出而朝廷變周公慮其不知先王積累之勞與夫風俗之所本則將豢於燕安而不知王業之所由致惑於聲色之娛而不知民事不可緩所謂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豈不甚可畏哉故周公遭變陳七月之詩使之知稼穡桑麻之

事小民艱苦之情託之於吟詠之間而微示其感發之意周公愛君憂國之心可想見矣成王安得不惻然而動心乎嘗觀此詩見后稷先公之所以治豳者即堯所以治天下也堯治天下首命羲和考星宿之軌度觀鳥獸之生息以為析因夷隩之候七月一詩以流火為授衣之漸以寒暑為出入之期倉庚者采桑之候鳴鵙者績麻之候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蟋蟀在牀下穹寒之候也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十月隕

穫収禾之候也其男耕其女桑其婦饁日月之變接乎其目而農桑之念動乎其中惟恐無衣褐以卒歲也無黍稷以為食也不惟為一已之計而復為公家之計不惟為今歲之計而復為來歲之計春日遲而采蘩者祁冬日促而乘屋者亟將舉趾而先于耜晝于茅而宵索綯絲事畢而麻事起麻事息而染事興至於穹窒熏鼠塞向墐户藏冰取冰之事無不詳密何斯民之勤於趨事如此哉然此猶未見其風俗之

美也方田畯之至則欣欣然而喜殆及公子同歸則惻然而悲績以為巳裳而染𤣥黄為公子裳貉以為巳裘而狐狸以為公子之裘小而豵者私於巳大而豜者獻於公𦙍葵剥棗穫稻為酒以為老者之奉而斷壺叔苴采荼薪樗以為農夫之食君臣之情長幼之義如此其明也禾既穫而納禾稼豈驅之而使納乎稼既同而執宫功豈驅之而使執乎民不敢忘乎君子不敢忘乎親幼不敢忘乎長歡然以相愛粲然

以相接皆其風俗之自然而不自知也至於農事之既畢歲功之既成則男釋耒女下機欣然無飢寒之憂相與享朋酒殺羔羊躋公堂稱兕觥而祝其君以萬壽其拳拳愛君之心不能一日忘也噫讀七月一詩而豳之風俗若親見焉竊嘗因此而嘆後世之風俗日不如古此非獨民之罪也上之人為力役以奪民時厚賦歛以爭民利又為暴刻以督責之文書急於星火箠械酷於秋霜民於是去本而逐末舍農而

趙賈野無青草室如縣罄而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為憤怒怨上之雠王道不行而盜之風俗不復見孟子力救於戰國之世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則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觀七月之陳王業孟子之言王道其事如日其言如丹乃知孟子仁義之學真有

所自來也時君急於功利而以為王道之難行故以孟子之言為迂濶而不可用吁後世之風俗不可以復古矣予嘗於七月之詩孟子之言盖三詠而三嘆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觧卷十七

謹案卷十六第二頁後一行詩於少西氏刊本西

訛犀據左傳改

卷十七第七頁前八行力證反刊本證訛登據經

典釋文改

第七頁後三行鄭氏謂令屬右扶風刊本右訛古

令改

第十二頁前二行齊人謂之搏黍刊本搏訛搏據

爾雅改

第二十一頁後八行晉宮閣名刋本訛晉之宮閣銘據隋書經籍志改

第二十二頁前五行蕤葵蘩露刋本蕤訛蕗蘩訛繁據爾雅改

第三十三頁後五行而斷壺叔苴刋本叔訛菽據經改

第三十四頁後一行室如縣罄刋本縣沿宋諱嫌名作垂據左傳改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劉天倉

謄錄監生臣夏毓圻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李黃集解卷十八 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毛詩集解卷十八

宋 李樗黄櫄 撰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由六反子之閔斯廹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綢直留反繆莫侯反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荼音徒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在消反予

尾翛翛素彫反予室翹翹祈消反風雨所漂匹遥反搖予維音嘵嘵呼堯反

李曰鴟鴞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毁周公又挾武庚與淮夷叛周公既相成王東征而滅之然而成王猶有疑周公之心而尚未知惟其不知周公之志而猶有疑周公之心則是其亂猶未已也故周公所以作此詩以遺王孔氏謂周公東征而滅之以救周室之亂然鴟鴞之詩言救亂不得專指三監言

之成王信管蔡而疑周公於其所不當信而信之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不當信而信不當疑而疑則周公之志無由而明三監雖平然猶可以為亂也周公作此詩以明己之志所以攝政專禮樂刑賞之權與夫興兵以討三監之叛然三監之叛尤不可宥者蓋以先王造業艱難如此豈可毀之哉周公冀成王庶幾惰然而起故作此詩以遺王也鴟鴞王氏以為鷦鷯也則從爾雅之文陸氏以為鴟鴞似黃雀而小其

喙尖如錐取茅莠為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毛鄭之說則以謂鴟鴞鸋鴂也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言鴟鴞之志愛其子尤惜其巢也既謂既取我子志愛其子則不得以為鴟鴞若以愛其子猶惜其巢則文不相貫歐陽氏以為諸儒從爾雅之文然以爾雅非聖人之全書不能無失又謂鸋鴂為巧婦失之愈遠今鴟鳥多攫鳥子而食鴟鴞類也此說為當陸農師曰

先儒以鴟鴞為巧婦郭璞注爾雅云鴟類則璞與先儒異意余以爾雅觀之宜如璞義盖爾雅言鴟鴞鸋鴂繼言狂茅鴟鴞亦鴟類賈誼所謂鳳皇伏竄鴟鴞翱翔是也詩曰鴟鴞鴟鴞以戒鴟鴞之辭非自道之也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此言鳥之有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爾既取我子無毀其巢非鴟鴞之自道也諸家多以室為周室無足疑者鄭氏以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

今若誅殺之無絶其位奪其土地鄭氏以管蔡流言周公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成王多得周公官屬而誅之故周公告之謂既誅殺則無絶其位奪其土地蓋以官屬世臣之子孫以父祖之勤勞方有官位土地亦猶鴟鴞之愛其巢王肅破之曰按經傳内外周公之黨俱存成王無所誅殺横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小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

也歐陽亦破之室者周室也鄭氏以為官屬之世家非也則知無毀我室又當以喻周室也既取我子歐陽毛氏皆言管蔡則以子為民言三監取吾民以叛蘓氏則以為周公言管蔡流言既出周公王又不信而誅周公周公誅則王室亦壞也此諸家不如程氏說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此但言惜巢之甚不必指管蔡亦不必指以為周公盖言鳥之有巢者指鴟鴞而告之爾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吾之於子非

不愛也而惜巢為尤甚於愛子焉此但詩設為此辭非有所取喻唯其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故下文曰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吾之於子非不恩愛非不勤勞而護惜子又當哀閔之言其護惜此巢也亦如王室之創造艱難如此管蔡流言成王豈當信其所不當信疑其所不當疑而毀壞之哉迨及也徹剝也不如毛氏以為桑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鳥之營巢方未陰雨之時則取彼桑根而纏綿其戶牖令女下民乃

敢侮慢而毁壊之亦猶先王於未患難之時積德累功以成王室非不勤勞今管蔡流言以譖周公又挾武庚及淮夷叛以壊我王室也拮据説文曰撠持撠挶謂以手爪挶持草也荼毛氏曰萑苕也孔氏曰亂為萑苕謂亂之秀穗也如出其東門之詩鄭氏曰荼茅秀然則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租毛氏以為聚不如韓氏以為積蕪氏曰予手之捋荼而至於拮据予口之蓄租而至於卒瘏口手勤勞而不辭

者曰予未有室家故也此說盡之矣言予手撠捋其草予所取者是荼之草也予口之所蓄積而至於盡病所以如此其勤勞者曰予未有室家爾夫鳥之營巢至於手口盡病而乃曰予未有室家略之可也如司馬所謂玄黄朼牡不必詳其說詩人但借以喻勤勞耳未有室家詩人但借以喻先王未得天下如此王氏以謂周公之時未得為有室家而為之說以為文武之受命矣而未有室家者天下未集則亦不得

言有室家也王氏以先王未有天下之時而為之故其説如此譙殺也翛敝也翹危也言非獨口手晝病又至於羽之譙譙然而殺之尾之翛翛然而敝之其勞如此而其室又翹翹然而危以風雨之所揺蕩故其音嘵嘵而懼也喻先王之造王室其積累艱難如此今為三監之所揺蕩而周公作詩其音亦嘵嘵然而懼也夫鳥之營巢也口手晝病而又羽之殺尾之敝至於未陰雨之時徹彼桑土纏綿其戶牖其勞甚

矣及巢之已成也則為鴟鴞之所毀又為巢下之民所侵侮風雨之所搖蕩三者交至則其守巢也豈不難哉周之王業后稷創始大王王季勤勞王家文王大勲未集至武王有天下可謂難矣其後管蔡流言以壊我王室又挾三監為叛則其守巢也豈不難哉為成王者亦思其保守王室可也令乃聽管蔡之言此周公所以懼也成王信管蔡之言周公作為此詩諄諄告戒非不切成王之疑尚猶未釋猶有誚公之

志自非周公當厄難之際而不失其聖則何以使王
悔過幡然而改哉此亦如太甲不明伊尹放諸桐使
其悔過自艾盖不如是不足以見忠之至也
黄曰此則周公所作之詩也故曰公乃為詩以遺王
周公之陳七月以告成王而為鴟鴞以遺成王意此
詩乃周公避流言於東而作詩以遺王也夫流言四
出而成王未悟此人之所不堪而事之最難處者也
而周公乃雍容不迫託於詠歌陳祖宗艱難之業而

言其憂國勤勞之志微諷其君而使之自悟未嘗有拂然之辭也前輩謂之君臣之分譬如父子若子遭讒被譴惟有恭順謹畏三諫號泣起敬起孝而冀其父兄之自悔此其知周公之心也先儒謂救亂者乃周公被流言之變振兵而誅流言之黨夫成王方疑周公而周公遽握兵以出是益滋四國之謗也亦豈臣子所當為乎金縢言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陸德明以辟字為扶亦切周公以法治流言之罪此

說最害理不如鄭氏以辟為避盖周公攝政羣叔乃流言以為公将不利於孺子周公不得不居東以避罪耳天動威而成王悟金縢啓而衮衣歸出郊之迎已見於金縢之末而伐三監之事乃方見於大誥之書則流言之罪當在成王既悔之後非周公方被流言而遂專握兵而往也嗚呼武庚懐不逞之謀而發於管蔡失道之隙則三監之叛非叛周公也乃叛周也周公慮成王之不知而為逆臣之所誤故作鴟鴞

之詩以喻之使之知王業之艱難祖宗之憂勤而三監乃欲取王室已成之業而毀之豈不甚可懼哉故作詩以鴟鴞為喻鴟鴞惡鳥故破羣鳥之巢而食其子鳥之護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汝既先取我子矣無更破我之巢也我養子之勤營巢之勞其所積累盤聚纏綿固蔕者非一日矣而汝其毀我之成巢乎其意謂周自后稷開基公劉篤烈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勞王家文武經營內外之治武庚既逞其姦

於管蔡而復欲并王室而毀之鴟鴞者指武庚也子者指管蔡也我室者謂王室也使成王而知此則庶乎亂可止矣故曰救亂也噫成王一疑周公而未盡偃成王悔過自悟而未盡起天之所以眷眷於周家者所以不庸釋於我周也三監安得而毀之哉周公雍容曲折風喻其君其亦知天意之所在哉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

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我徂東山慆慆徒刀反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莫紅反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剛反枚莫杯反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音堆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反之實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消蛸所交反在戶町他頂反畽他短反鹿場熠

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懐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来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鳴于垤田節反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音團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来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李曰東征管蔡挾三監叛周公帥師東征周在豐鎬其地在西管蔡與商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東而

征之則是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三年而得罪人因其罪之輕重而行法至於歸周則三年矣其歸周則遂勞其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此詩詩四章雖皆言勞歸士分而言之則四章之辭蓋有不同一章則言其師徒之全無流離散死之患二章則言女人之獨處思其夫也三章則言征伐之久其夫將至婦人思望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然亦有以婦人為室家者如殷其雷之大夫勸家室以義四章則言征伐

而歸其未有室家者及時行昏姻之禮凡四章所言足以見至誠惨怛之志序其情之所以然而閔其勤勞此人所以欣然而有喜色也夫有功見知則悅不見知則其心鬱結而無聊惟能序其情而閔其勞雖捐首領暴骨原野猶忘其死況於古之能知者其惟周公乎夫序其情閔其勞先王之時莫不皆然而以謂其惟周公者蓋當危疑之時役軍士以三年之久而能盡此道者其惟東山之詩為然此詩序言周公

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則是一篇之義亦盡矣下文又言四章之辭各異其言周公序其情閔其勞其言甚詳比之他篇不如是之詳也嘗以謂詩序非一人之作葢謂是也如載馳之詩以許穆夫人作此詩故曰閔其宗國顛覆而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其下文序當時之事迨有狐之詩以衛人作此詩故曰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偶下文又言古人之事葢與此詩雖是一篇之序實非一人所作也

我徂東山三監淮夷在周之東故曰東山慆慆言久也零落也濛雨貌也東山東征之地言我徂東山征伐久而不歸將歸而遇零雨濛濛夫以在軍之士久不得歸既歸而遇雨亦言其勞苦也今此詩所言亦足以見其勞苦但周公所以勞之之辭與漸漸之石異耳我東曰歸我心西悲者言我在東山之時未嘗不曰歸罪人未得則不得歸惟其未得歸則我心向西而悲西者室家所在也毛氏以謂公族有辟公親

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毛氏之意謂管蔡有罪不得不誅周公既誅兄弟故見文武之廟心向西而益傷悲然觀上文言伲夫之道遇雨濛濛而下言制彼裳衣不得以此為周公之西悲間於其中也我心西悲止言軍士之西悲也制彼裳衣鄭氏謂婦人制彼裳衣而来然下文又言勿士行枚亦不得以為婦人不如程氏以為偹歸裝也士與政事之事同行陣也枚銜枚也周禮大司馬陳大閱之禮教戰之

法遂鼓行徒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於口為繣
結於頂中軍法用此所以止喧嘩也如此言軍士未
得歸向西而悲及其歸裝而征役三年之久未嘗從
事於行陣銜枚之間而見周公之征戰不舉刃而敵
自服蓋師徒之全也如此蛸蛸蠋貌蠋桑蟲也爾雅
云蚅烏蠋郭璞云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蟲似蠋言
在桑野知是桑蟲烝毛氏謂寘鄭氏謂烝寘也其音
訓久言久在桑野也謂久處桑野有似勞苦然蟲之

在桑何足以為勞苦故程氏以為蠋在桑葉之中居如士卒之獨處自保其身敦然獨宿於車下也蓋軍士獨處自保其身以見一章言其完也敦獨車之貌也果臝栝樓也李巡曰栝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栝樓葉似木瓜葉形兩兩相值蔓衍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是也惟其蔓衍而生所以施於宇也伊威陸璣云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蠨蛸名長踦小蜘蛛長

脚者俗呼為喜子町畽者踐處曰町畽程氏謂町畽
盧傍畦隴為麋鹿之場熠燿螢火也一名夜光宵行
夜行凡此五物蓋家中無人方見此五物不可畏也
伊可懐也言家中有五物非可畏但起人懐思之情
也鸛水鳥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黒尾翅樹上
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垤螘塜也孟子曰泰山
之於丘垤注云垤蟻封也蟻處土為塜以避濕鸛鳴
于垤則是天之将雨婦人乃歎于室諸家多以為征

夫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于室不如陸農師以為婦者征夫之婦恐不如期鸛鳴于垤是天之將雨婦人歎于室恐不如期又恐其將歸穹窮窒塞其鼠穴而又洒埽以為征夫之將至也栗鄭氏以為析也軍士久在析薪之役然苦瓜在栗薪非其軍士在析薪之役程氏謂瓜之苦者延蔓於栗薪之上栗薪堅木以其苦人所不食則常在其所施於堅木言繫之固如此以比君子久役留滯而不還如瓜苦而繫堅木

也惟其軍士留滯如此下文又言不見其夫之久于今三年今已將歸此所以望之也倉庚仲春而鳴其羽毛則熠燿而明諸家皆謂仲春嫁娶之時蘇黃門以謂倉庚飛而熠燿其羽以譬禮儀之盛二說皆然歸者婦人之嫁也黄白曰皇騮白曰駁既皇駁其馬又親結其縭縭者爾雅曰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孫炎曰褘帨巾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此女子既嫁所著示繫屬於人也毛氏謂縭婦人之褘也母戒

女施衿結帨是從孫炎之説而與郭璞異意親結其縭者盖以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宫事送女之時有以戒之也九十其儀言禮儀之多如此之善其舊如之何言征伐三年之久思而望之不為不切今則將歸其情如之何諸家之説多以為追序舊時昏姻盖上文既言室家望女則是其歸也追序其舊情序四章言男女之及時則不得為追序此但言既有室家者則感其舊情未有室家者

則及時昏姻故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此詩周公所以勞歸士也攷之於詩則但言懷想之情而所以勞來之言則未之見而序言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何哉盖其夫婦懷抱之情盡載之於詩是其情周公已知之矣周公知其情則是勞之也楚子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夫師人寒王從而拊之則是知其寒矣知其寒而拊之則安得不

悅乎周公能序其情而閔其勞此民之所以悅而忘其死采薇之詩遣戍役之詩也出車之詩勞還帥之詩也其詩中皆言其勞苦亦未嘗言其勞來之意正此類也大抵詩序之作如甫田大田刺幽王也詩中但言曾孫之事蕩之詩刺厲王詩中但言紂之事不必詩中有此然後見其所刺之意也古人有言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以無鹽梅而味常在於鹽梅之外詩人之意亦如是也　黄講同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何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　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在羞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李曰破斧毛氏以為管蔡商奄按書大誥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逆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則是三監及淮夷為亂於周公攝政之時其後

成王即政奄國又叛也而毛氏以為四國以立蒲姑則是奄國亦於周公攝政之時而為亂故孔安國注書大誥云三監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孔安國又引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禄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蒲姑謂禄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則是奄淮夷為亂於周公攝政之時矣既謂管叔蔡叔武庚淮夷奄國則是五國安得謂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淮夷在淮水之上東方

之夷也此言四國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然考之書序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孔安國謂已滅奄而徙其君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敎化則是奄者遠於中國亦不得為諸夏之國也盖淮本即奄也合而言之則是為淮夷分而言之則為奄淮夷如春秋書赤狄是也奄如春秋書伊雒之戎是也奄乃淮夷之種落耳若以淮夷與奄分而為二則書之所謂東伐淮夷遂踐奄但不過伐淮夷而從之於奄安

得以淮夷與奄分而為二乎此詩所謂管蔡流言挾
武庚淮夷以叛故周公帥師而討之諸大夫所以美
之也既破我斧斧隋銎曰斧方銎曰斨錡毛氏以為
鑿屬韓詩以為木屬銶毛氏以為木屬韓詩以為鑿
屬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毛氏曰斧斨民之用也禮義
國家之用也其意謂有人既破我家之斧又缺我家
之斨損其斧斨是廢其國家則其人為大罪以喻四
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用是其君為大罪歐陽破

之以為詩人之所惡者本以四國流言毀傷周公耳
況令攷詩經文無禮義之說詩人引類比物以斧斨
為禮義其事不類鄭氏以謂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
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斧比周公以斨比成王則其取
喻都無義類歐氏以為斧斨刑戮征伐之用也此說
得之矣然謂四國為亂周公征討之凡三年至於斧
破斨缺然後克之其難如此則亦未敢以為然觀東
山詩曰勿士行枚則是東征未嘗從於行陣之間安

得為難惟張横渠以謂四國首亂烏能有為徒鈌破我斨斧而已而言四國征誅皆自取也惟其為亂而不能有為故徒破我斧鈌我斨周公東征以正四國者但哀其民陷於塗炭之中故從而征之則周公之德可謂大矣皇正也吪者化其惡而使之為善也嘉者言德之甚善也遒聚也言聚其民使無離心也休美也范內翰嘗有言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公之為相也則誅之

其迹不同其道則一也盖象之禍及於舜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将危於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夫以武庚淮夷之為亂滅之可也管蔡乃周公之懿親亦不免於誅戮者盖使周公顧兄弟之小嫌不能正四國以哀國人則何以興周之哀而安其社稷哉惟其正四國哀我人為念則雖管蔡之懿親安得宥之哉且以臣伐君事之至逆也而湯武征伐而

不辭者則以其民墜於塗炭之中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成湯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不順天厥罪惟均知湯武之征伐則知周公之誅管蔡有可伐之道周公不伐之則是周公安坐而視斯民之困是亦管蔡也後之人不能全其兄弟以周公而藉口此則不可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反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李曰伐柯四國流言周公帥師而征之罪人斯得然而成王之意猶未釋也周公作鴟鴞以開喻於王非不切至然金縢未啓而致疑之心猶自若也此周大夫所以刺朝廷之不知鄭氏乃謂朝廷羣臣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歐陽已辨之矣柯斧柄也毛氏謂禮義者治國之柄媒者所以用禮夫伐柯之用斧取妻之用媒其事一也毛氏於

伐柯用斧則以喻周公能執禮義於取妻用媒則以喻用禮其說亦繁矣鄭氏謂伐柯之道惟斧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而孫毓破之曰周公之思歸冀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大雨反風禾則盡起精神感天況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於未形非如讎敵尚相疑阻何須用人

重相曉喻乎此說是也王氏則以謂以仁致剛者柯也以順致其正者媒也周公之事如此而已致其仁而後柯可伐通其志而後妻可取此說迂曲不甚分明惟蘓氏以斧之與妻皆以取譬周公程氏以伐柯皆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終不如歐氏之說為詳明謂譬彼伐柯者不知以何物伐之乃問云如何可伐而荅者曰必以斧伐也以斧伐柯易知之事而猶問之是謂不知也取妻必以媒其義亦然

此說可謂盡之矣亦得夫序之所謂刺朝廷之不知也言周公之大聖最為易明猶不知之以見朝廷不知周公之甚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歐陽亦以謂所伐之柯即手執之柯是也亦謂其易知而不知以譬周公近親而有聖徳成王君臣皆不能知也蘇氏則以謂人乃取法之王氏則謂由恕及人程氏謂欲反周公而取則於周公皆強為之說我覯之子籩豆有踐歐陽以謂欲見之子非難事第列籩豆為相見之

禮可見矣其如王之不知公使久居於外而不名何
此章皆從歐陽之說自古朝廷有賢臣不見知雖讒
諂肆行賢不肖混殽為難辯矣苟反而思之而有所
用心則若難而易苟無所用心如衛之賢者日之方
中在前上處夫日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
處至明而易察之地惟其不能知而不用之使彼賢
者仕於伶官則若易而難傳說在胥靡之時知而用
之可謂難矣然高宗能求諸野而立以為相則若難

而易周公之聖德又為成王之近親其欲知之可謂易然而困於流言朝廷不知則若易而難周大夫所以刺朝廷之不知者蓋以成王之惑於流言而不能信之乃反疑之則易反為難及啓金縢之後成王遂迎周公反而居攝周大夫乃作此詩反覆言之則知用周公亦甚易矣　黄講同

九罭（于逼反）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袞（古本反）衣繡裳鴻飛

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李曰此詩與伐柯之詩皆以謂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者蓋以周公居東之時成王猶信管蔡之言故周公留滯而不得歸此周大夫所以刺朝廷之不知周公之忠信如此詩與伐柯破斧之詩皆是言美周公然破斧先言美周公後言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此詩與伐柯先言美周公繼之以刺朝廷之不知蓋四國流

言而有譖周公之心朝廷皆不知其聖而疑周公疑之則不足以明周公之聖德之美也九罭爾雅曰緵罟謂之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氏曰緵令之百囊網也從孫炎以為魚之所入有九囊則是九罭為小網矣從郭氏以為緵令之百囊網則是九罭為大網矣毛鄭亦有二說毛氏以謂九罭緵罟小魚之網鱒魴言大魚而處小網非其宜也以喻周公聖人而乃留滯於東方非其宜也鄭

氏謂九罭之罟乃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以喻周公聖德當以袞衣往迎之二說皆以鱒魴爲大魚而獨以九罭小大之不同歐陽取毛氏之說而以爾雅云緵罟而謂之九罭者謬也當言緵罟謂之罭九罭之罟小網也鱒魴大魚也爾雅云鱒鯢魴鯝鄭氏以謂鱒似鯶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爲鯿魚鱒魴大魚處小網之中非其所宜故周公不得其所亦如之覯見也袞衣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

五曰宗彛此畫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繡於裳上公則有衮衣繡裳我見此周公上公之服宜在朝廷不當留滯於東方也鴻者鴈之屬大曰鴻小曰鴈鴻之飛宜其高也今乃遵循於渚非其宜也以喻周公留滯東方非其宜也惟周公處東方如鴻遵渚非其宜矣故西人告東人曰言公歸朝廷無所乎則當於汝東方信處矣言公歸當復位此則西人告東人之辭公歸不復於女信宿者言西人告東

人曰公歸不復其位於女信宿乎宿猶處也西人告東人以為公必歸而東人又告西人曰言有衮衣之服宜在朝廷不當留滯於此無使我公歸而使我心傷悲此又東人愛周公之意也王氏以謂周公之道可謂在彼無惡在此無斁矣然而朝廷不知此大夫所以刺之也此實名言也盖以周公居於東而西人乃欲其歸西人既欲其歸使周公留滯於東方而不歸則是成王未悟成王未悟則是天下之事未可知

也惟其朝廷迎而歸之則社稷宗廟可得而安而恩澤豈不遠曁於東人哉東人所以欲其留者此以見詩人之言周公之德其為東人之所愛也詩人之言甚言周公之得民心亦以見不知者可謂智不足以知周公矣以周公與名公盛德大業股肱王室民之戴其德者未有少忘愛之者無彼疆此界之殊彼時此時之異甘棠之詩則知名公之德民愛之也不易世而忘九罭之詩則知周公之德民愛之也無東人

西人之異成王之於周名二人各分陝而治豈不盛哉　黄講同

狼跋（蒲末反）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逺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李曰狼跋周公攝政之始也成王幼沖未可親政事故攝政焉而管蔡流言以為公将不利孺子成王之

心亦信管蔡之言以為公將不利於已公之進退其難如此卒能討平四國以扶持周室周大夫所以美其不失其聖也狼之老者頷下有胡老狼垂胡毛鄭及諸家之說皆以謂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亦不失其猛其說是也不如蘇黄門之說尤詳明狼之垂胡其進也如將躐其胡其退也如將跲其尾然而胡尾終不能為狼之累以喻周公之輔王室亦多故也外則管蔡流言以病於外内

則成王不知以憂於内天下視周公亦如視狼焉進
則憂跋其胡退則憂跲其尾周公從容自得而二患
自釋此言盡之矣公周公也孫順也碩大也膚當從
歐陽以為膚革之充盈几几安也複下曰舄禪下曰
屨複下禪下故有舄屨之名周公當患難之時順而
受之其膚革常充盈也從容自得無遑遽之色故赤
舄几几也其德音不瑕者公之進退處之以道無有
瑕疵也夫以管蔡流言者自常人觀之必以管蔡流

言是毀已也是為已而討之而周公乃不顧小嫌率
三軍以討之以平僭亂以安諸夏為已任管蔡疑周
公之攝政自常人觀之必以為管蔡所以疑之者以
周公之攝政也周公乃於金縢既啓之後而又攝政
七年欲以輔成王之德以致太平為已任則周公之
德大過於人雖居危難之中處之自若可謂為人所
不能矣昔桓温將移晉祚呼謝安王坦之將殺之坦
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謝安從容就席笑語移日賢

於坦之遠矣及苻堅率衆百萬次於淮淝而安為大都督夷然而無懼色既而兒子玄破苻堅有驛書至安方與客圍棊了無喜色客問之徐曰小兒輩遂已破賊罷還內過戶限心喜不覺屐齒之折以折屐觀之則知所謂從容就席笑語移日與夫無喜懼之色皆有驕侈之心所以不如周公也然周公性之也謝安假之也　黄講同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十八